

新書 叢書45

文學 結構主義

羅伯特·休斯 著
劉豫 譯

文學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羅伯特·休斯—著

Robert Scholes

劉豫—譯

文學結構主義/ 羅伯特·休斯 (Robert Scholes)著; 劉豫譯. -- 初版. -- 臺北市: 桂冠, 1992 [民81]

面; 公分. -- (桂冠新知叢書; 45)

譯自;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參考書目: 面

含索引

ISBN 957-551-520-x (平裝)

1. 文學-哲學, 原理 2. 結構主義 (文學)

810.139

81003207

原序

當嘗試介紹文學中的結構主義時，我感到有必要做一些應該在此申明的抉擇。在強調結構主義的文學方面時，我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結構主義的其他方面。讀者在這裡將看不到對哲學、心理學、歷史、自然科學或數學中的結構主義的討論。在已經出版過的專著中，人們可以找到這種討論，本書的文獻附錄也將提及這些書。但本書所著重強調的將是文學。因此，我將僅介紹語言學及其他人文和自然科學的一些最基本概念。經常與結構主義聯在一起的一些顯赫名字——德里達（Derrida）、拉岡（Lacan）、傅柯（Foucault）——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現象學也將僅在與結構主義相區別的意義上被提及。

如此強烈並近乎排他地專論文學結構主義，其原因既在於我本人的興趣，也在於我對以英語為母語的其他文學研究者的需要的瞭解。我尤其希望促進對某些法國批評家的瞭解，他們的著作在歐洲以外尚未充分地為人所知，但他們的成就已經給人以深刻印象，並正在繼續擴大。在嘗試這樣做時，我不得不在犧牲詩歌、戲劇和其他文學形式的情況下強調敘事文學。我並沒有完全忽略其他主要形式（第二章考察了詩歌，第三章考察了戲劇），但應該在一開始就坦率承認，小說在這裡得到了比任何其他文學種類多

得多的關注。情況之所以會是這樣，有許多原因。既然我主要力圖將歐洲批評思想介紹給講英語的讀者，所以對詩歌的處理就會帶來特殊的困難。衆所周知，出於結構主義者所能詳細顯示的一些理由，詩歌是不能翻譯的。但除此之外，我還必須補充我個人的感覺，即：由於我在第二章中將更全面闡述的那些理由，詩歌也證實（至少迄今為止）比小說更不適合於結構主義批評。

戲劇的情況則相當不同。一些有趣的和顯然屬於結構主義的戲劇批評已經出現〔例如巴特 (Barthes) 和戈德曼 (Goldmann) 關於拉辛 (Racine) 的論著，以及雅克·埃爾曼 (Jacques Ehrmann) 關於《西那》(Cinna) 的那篇出色論文〕。在決定以犧牲戲劇為代價來詳盡地闡述我對小說的處理時，我也許犯了錯誤——但我的意圖是在篇幅許可的情況下，盡可能詳盡地討論結構主義者所最廣泛、最徹底地處理過的那個文學方面。當然，我也受制於我本人的興趣和侷限性。小說詩學一直是我在文學研究中的主要理論課題，我把我先前在這個領域內所做過的工作看成一種許可證，它允許我參與結構主義者對敘事的討論、提出我個人用以取代某些結構主義公式的觀點，以及在超出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立場的情況下發展一些觀點。我希望，本書的最終價值，將既在於它向英語讀者介紹了這場歐洲批評運動的主要人物和思想，也在於它通過這種介紹補充了文學理論的某些原則。

在言歸正傳之前，我還必須對另一處省略表示歉意。儘管我並沒有對之加以解釋，本書沒有包括任何關於結構主義電影詩學的論述。從許多原因來看，這都是一個嚴重的忽略。結構主義的主要發展之一是被稱為**符號學** (semiology, 或 semeiology, 或 semiotics) 的一個既相關又獨特的學科，它研究一般的**指義系統** (signifying system)。人類語言是一個指義系統，亦是我們所擁

有的最繁雜的一個；但還有其他系統，它們的形式經常是某種意象研究或某種可作為一種交際形式來研究的社會行為模式。人通過身體語言、衣著式樣和許多其他說話和寫作之外的方式進行交際。作為包括了這些超語言交際形式的一種研究，符號學已證實理想地適合於討論電影的意義，因為電影也使用視覺形象、語言、音樂和其他聲響傳遞意義。對於當今的電影研究者來說，不知道符號學就等於是文盲。在把電影符號學者的成就擱置一邊時，我當然並不想貶低它們。但這個多義媒介的問題太複雜，電影符號學的牽扯面又太廣，所以我決定，與其在這有限的篇幅內粗略地闡述它，倒不如盡可能多地討論小說，而將對電影符號學的論述侷限在文獻附錄的某些條目上。我還必須加上一點，即在我個人的經驗中，電影研究者經常發現，通過形式主義和文學結構主義去接觸這個課題，要比在缺乏這種知識的情況下去探討它更容易一些。因此，即使對那些把書面文學當作一種有趣的歷史現象，但引不起眼前興趣的專心致志的電影研究者來說，我也希望這些材料會有所裨益。

在提及本書所沒有包括的那些結構主義方面時，我只是力圖在讀者面前表現出一種公正的立場，既不許願也不暗示他可以在這裡找到的東西比實際上存在的要多。但我並不想對本書實際論述的那些東西表示歉意。在結構主義中，我找到了一個觀念和方法的體系，它強有力地促進了我個人對文學和生活的看法。假如人在這個世界上的作用是要提高對自己及其所處環境的意識，那麼，結構主義便有許多東西可以啓迪我們。我毫不猶豫地把結構主義思想的結論推出藝術的範圍，將它們用於人類境遇的其他方面。對此，我不做任何辯解。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和鼓勵，我希

望在此對他們的幫助表示感謝。這個研究項目是在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惠特尼·布萊克的建議下開始的。假如沒有他的指點和鼓勵，本書絕對寫不出來。從加利福尼亞州到麻薩諸塞州的學院和大學的師生已經讀過或聽過本書的一些章節或片斷，他們的反應經常是批評性的，對我的修改總是起著一種促進和幫助作用。對他們，並對我的同事、學生——朋友——我均表感謝。我同時也對首先印出未經修改的本書初稿的三家雜誌的編輯表示感謝，現在他們又准許我對那些初稿加以修改並收入本書。這三家雜誌分別是《小說》(*Novel*) (愛德華·布洛姆和馬克·斯比卡)、《詹姆斯·喬埃斯研究季刊》(*The James Joyce Quarterly*) (托馬斯·弗·斯塔利) 和《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 (拉爾夫·科恩)。我還希望以高興和感激的心情提及另外三人的幫助：卡奇格·托洛利安 (Khachig Tololyan) 在撰寫論文中抽出寶貴時間閱讀了我的全部手稿；簡·萊文 (Jane Lewin) 也同樣犧牲了自己的時間幫助校稿；喬·安·斯·普特南姆－休斯 (Jo Ann S. Putnam-Scholes) 的存在則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

最後，還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所有未收入文獻附錄的著作，我均在正文首次提到時標明了完整的出處。在所有情況下，只要有平裝本，我均引證出來。譯自法文的部分——除非已另外註明——均係本人所譯，它們和本書中任何事實或評價方面的謬誤一樣，均由筆者負責。

羅伯特·休斯 (Robert Scholes)

一九七三年九月

譯序

羅伯特·休斯撰寫的《文學結構主義》一書於一九七四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該書出版之前和之後，也有許多有關結構主義的介紹性書籍相繼問世。但像休斯這本書這樣專門和系統地介紹文學各領域內的結構主義研究活動及其成果，實不多見。

在結構主義形成一種文學批評方法之前，人們總是習慣在文學以外尋找解釋和評價文學的標準和方法（例如，從作者生平傳記、心理學、社會學等角度出發）。因此，歷來的文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非文學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諸如此類的非文學性批評方法都是錯誤的。無論是心理學性質的文學研究（例如，對作品與作者和讀者的關係的研究），還是社會學性質的文學研究（例如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都已經並將繼續在幫助我們理解文學作品、理解生活、理解人生方面起著重大的啓迪作用，但它們無一例外都忽略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創作，不僅僅是對社會、生活、人生以及作者和讀者的各種不同需要所作出的反應，而且是對整個文學傳統作出的反應。具體的文學作品只能在文學傳統提供的模式內得以產生，但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反過來通過創新修改和豐富這種文學傳

統。作為一種純粹文學性質的批評方法，文學結構主義認為，要全面和正確地理解和評價文學作品，我們就必須細緻研究文學作品所特有的文學性，並深入瞭解具體文學作品和具體文學種類與整個文學傳統的關係。正如埃欽鮑姆（Boris Eikhenbaum）所說：「文學—歷史事實是一個複雜的思維產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學性**。它的這種特徵，使得對它的研究只能沿內在—進化的線索進行，才能產生任何成果。」（見麥杰卡（Matejka）和波莫斯卡（Pomorska）合編的《俄國詩學讀物》，第62頁）在《文學結構主義》中，休斯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結構主義在詩歌、戲劇、尤其是小說領域內從事的研究工作及其已取得的成就。此外，他還探討了文學結構主義與十九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尤其是柯立芝和雪萊）的連繫，以及結構主義世界觀在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反映。

作為一名美國人，休斯熟悉英美文學傳統；作為一名結構主義者，他不僅深諳結構主義的詩學理論，而且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對之作出了積極貢獻（他與凱洛格合著的《敘事的性質》一書，是敘事文學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作為一名翻譯家，他不僅將歐洲結構主義者的大批著述介紹給了英美讀者，而且由於語言上的方便，能夠直接瞭解當代重要的結構主義哲學家 and 理論家（都是歐洲大陸學者）的思想。所有這些得天獨厚的有力條件，使休斯在撰寫《文學結構主義》時不僅能夠對文學結構主義作準確的介紹，而且能夠對之提出內行的批評。儘管我們在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存在主義的激烈抨擊中看到了他的一些偏見，但總體來說，他對結構主義的忠實信仰，並未妨礙他看到和指出迄今為止仍然主要是一股歐洲大陸文學思潮的結構主義所具有的弱點和不足。顯而易見的是，他的這些評述對於力圖瞭解這個文學運

動和文學批評方法的中國文學工作者（包括中外文學研究者），將發揮重要的啓迪作用。

在翻譯《文學結構主義》的過程中，楊洋先生作了大量的輔助性工作，我的同事王寧先生也對一些名詞和人物姓名的翻譯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在此，我謹向他們致以謝意。由於本人的水平所限，譯文中難免存在著錯誤和不貼切的翻譯，因此，歡迎廣大讀者對之提出批評和改進性意見。

劉 豫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於北京大學

目 錄

原序·····	i
譯序·····	v
 第一章 什麼是結構主義 ·····	1
第一節 作為一種思想運動的結構主義·····	1
第二節 作為一種方法的結構主義·····	8
第二章 從語言學到詩學 ·····	15
第一節 語言學背景：從索緒爾到雅各布森·····	15
第二節 詩歌理論：雅各布森和李維史陀與里法泰爾 的超級讀者之間的對立·····	25
第三章 形式的簡式 ·····	47
第一節 喬勒斯的簡單形式·····	48
第二節 艾瓊·蘇里奧的戲劇情景·····	58
第四章 走向結構主義的小說詩學 ·····	67
第一節 神話研究者：普羅普和李維史陀·····	69
第二節 俄國形式主義者·····	84
第三節 語義學、邏輯和語法：普羅普的繼承人·····	103
第四節 系統和系統建造人·····	133

第五章 文學文本的結構分析	161
第一節 托多洛夫的閱讀理論	162
第二節 羅蘭·巴特的代碼	167
第三節 吉哈德·熱奈特的修辭格	178
第六章 結構主義想像	191
第一節 浪漫主義和結構主義的詩歌語言理論	193
第二節 《尤里西斯》：一個結構主義透視	205
第三節 當代小說中的結構主義觀	216
參考書目	229
名詞索引	257

第一章

什麼是結構主義

第一節 作為一種思想運動 的結構主義

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顯著特點，在於知識分解成了相互孤立的學科。這些學科的專門化十分嚴重，因而似乎難以綜合。甚至哲學——人文科學的女王——也走下她的王座，玩起孤零零的文字遊戲。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的語言哲學和歐洲大陸思想家的存在主義都是退卻的哲學。語言哲學家們堅持認為，我們的語言與外部世界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對應關係。存在主義者則談論孤獨的人，以及這些人如何與物體、甚至他人，格格不入這樣一種荒誕的境地。從羅素的邏輯原子論到沙特 (Sartre) 的嘔吐，分解的傾向統治了本世紀前五十年的知識界。唯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這種狀態進行了協調一致的對抗：例如，喬治·盧卡奇 (Georg Lukács) 是一個傳統的人道主義者，他對「現代主義」哲學所作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和存在主義者試圖使其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相適應的各種努力有著衆多的聯繫。(關於沙特這個最靈巧的適應者，本書在後面將詳述。) 在這些批評中，最

深刻有力的就是那個有著科學傾向的馬克思主義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udwell)，他用辯證唯物主義這個「有機體系」與

一系列「發現」的混亂相對應，這些發現是相對論物理學、量子物理學、佛洛伊德主義、人類學、遺傳學、心理－生理學。這些發現全都基於排他性的假想，並且相互矛盾或彼此不屑一顧。〔《現實：資產階級哲學研究》(*Reality: A Study in Bourgeois Philosophy*)，紐約，1970年，第31頁]

考德威爾認為，人類需要一個「有機的體系」，去統一現代科學並使世界重新適合人的生存。我要指出的是，結構主義便是對考德威爾意義上的這種需求所作出的一種反應。當然，這是個具有宗教性質的需要。人的定義可以根據這樣一點得到描述，即他堅持要有一個可信的信仰，不管其可信標準是什麼。對考德威爾來說，馬克思主義填補了這樣一種需要。今天，在我們許多人看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隨意性太多了，太相信歷史，而對人和自然沒有足夠的瞭解。作為一位社會科學家，馬克思如同佛洛伊德一樣，在我們對人類行為的瞭解上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作為一位宗教思想家，他的信仰則既不十分全面，又不十分科學，所以尚不能使我們滿意。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而結構主義目前則僅僅是帶有意識形態內涵的一種方法論。但它是試圖將所有學科統一到一個全新的信仰系統之內的一種方法論。這就是為什麼它的意識形態涵義給我們強烈的印象，儘管它們目前尚不完善。在第六章中，我將試圖闡述一些這樣的涵義，特別是與充滿當代小說的那些價值有關的一些涵義。但在這裡，追溯一下結構主義思想的先驅和

淵源是頗為有益的。在對認識論問題——特別是人類主體與其感知和語言系統，以及客觀世界的關係——所作出的反應上，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擁有某些相同的價值。

未滿三十周歲就喪生於西班牙，至今仍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思想家考德威爾本人對精神／物質二元性問題有一個恰如其分的辯證回答。對他來說，思維和物質都有「真實」的地位：

思維是一種關於物質的關係，但這種關係是真實的；它不僅僅真實，而且具有決定意義。它之所以真實，就是因為它具有決定意義。心智是我們身體中的物質和宇宙其他部分的物質之間的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關係。（《現實》，第24頁）

我們發現，皮亞傑（Jean Piaget）以一種極其相似的方式從現代物理學和數學的角度考察了同一個問題。他指出，「物理的現實與用來描寫這種現實的數學理論之間，有著一種驚人和穩固的一致性」，他的結論是：

我們不能像實證主義那樣，簡單地把數學與物理現實之間的這種和諧看作為語言與其所指稱的物體之間的一致。語言並沒有預示它們所要描寫的事件的習慣；恰巧相反的，這是人的運算與客體—算子的運算之間的一種一致性；因此也就是有肉體有精神的人這個具體的算子和自然界中不同級別上的物理客體這些數不勝數的算子之間的一種和諧。（《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第40～41頁）

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以另一種方式也向我們提出了這種看法：

無論是原始的還是文明的思維法則，都與表現在物理現實和社會現實之中的那些法則相同，這僅僅是它們的一個方面。〔《親屬關係的基礎結構》(*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第591頁，轉引自奧茨阿斯 (Auzias) 《打開結構主義大門的鑰匙》，第25頁〕

因此，從某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都可被看作對「現代主義」的異化和絕望的反動。它們彼此在許多問題上針鋒相對——我們將在後面就其中一些問題加以考察，但它們都「科學地」看待世界，認為它既是真實的，又是可被人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都是觀察世界（包括人）的整合的和整體的方法。對這些方法的探索，是本世紀一個主要的理論潮流。儘管維根斯坦對知識的可能性持有多麼悲觀的態度，我們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發現一種基本上屬於結構的（即使不是結構主義的）世界觀。因為從其最廣義上講，結構主義是在事物之間的關係中，而不是在單個事物內尋找實在的一種方法。正如維根斯坦所堅持認為的那樣，「世界是事實的整體，而不是事物的整體。」「事實」就是「事態」：

- 2.03 在一種事態中，客體像鏈條的環節一樣地互相連結。
- 2.031 在一種事態中，客體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
- 2.032 將客體在一種事態中連結起來的一定方式就是這種事態的結構。
- 2.033 形式是結構的可能性。

2.034 事實的結構是由事態的結構構成的。

2.04 現存事態的整體就是世界。

(《邏輯—哲學論叢》(*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倫敦, 1953年)

每一種事態都必須由一個句子，而不是一個詞來表達。位於現代語言學核心的句子研究使得諾姆·瓊斯基 (Noam Chomsky) 等語言學家得出結論：所有的人都具有以某種方式組織其語言可能性的內在天才。因此，所有的人都有某種「普遍語法」知識，這種知識使每個人都能創造性地學習自己的語言，並為了交際的目的而造出新的、符合語法規範的句子。在語義學研究中，理查茲 (I. A. Richards) 超越其《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s of Meaning*) 中的原子主義，發展了一種相關的語言觀：

簡言之，事物是體現法則的具體實例。正如布萊德雷 (Bradley) 所說，聯想僅與普遍概念密切結合，而這些法則，這些在我們的頭腦和世界反覆出現的類似行為——不是單個已往印象的復現——則構成了我們的意義結構，即世界。
(《修辭哲學》(*Philosophy of Rhetoric*), 紐約, 1965年, 第36頁)

在認識論中，蘇珊·朗格 (Susanne Langer) 在總結康德—卡西勒 (Kant-Cassirer) 傳統時指出，它的成就在於肯定了「符號或符號表達在事物和事件的構成中，以及在我們作為一個『世界』的環境的自然安排上所發揮的作用」(《哲學隨筆》(*Philosophical Sketches*), 紐約, 1964年, 第59頁)。在心理學中，完形 (gestalt) 心理學家在我們對感知和思維的理解上領導了一場革命，它強調